

汉字形体的审美特征

秦建文

(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 云南 曲靖 655000)

摘要: 汉字的表意特性, 使汉字成为“视觉意象”的符号。它的构形相对于线条结构的音素文字而言, 是一种立体的结构, 因而所储存的信息便于通过视觉和大脑进行丰富的联想或者直观的形象, 从而使汉字形体在表示意义的时候同时具备了多方面的审美特征。主要包括汉字图画性的特征, 隐喻性特征和联想性特征。

关键词: 汉字形体; 审美特征; 图画性; 隐喻性; 联想性

中图分类号: H123 **文献标识码:** A

汉字是表意系统的文字。汉字的表意性, 表现为形与义的密切联系, 因形示意, 意寓形中。即使汉字经过隶变后, 形体上进一步符号化, 从而削弱了因形示意的特点、绝大多数现代汉字已经不能从形体上直接表示词义, 但是汉字仍然使用特定的符号表示语言中的词或词素, 汉字的整体结构与词义之间的联系, 仍然是汉字的基本特征。

汉字的这种基本特征, 使我们在审视一个个汉字形体的时候, 脑海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许多的联想和想象, 思维活动会伴随着视觉对汉字整体结构的把握而展开, 从而汉字形体与词义之间的联系, 会如同图画般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意象。用阿恩海姆“审美直觉心理学”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原理来解释这种现象, 思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借助于一种更加合适的媒介——视觉意象来进行的。这种视觉意象的特征主要是: 在思维过程中, 它能为物体、事件和关系的全部特征提供结构等同物, 其最大的优点是用于再现的形状大都是二维平面或三维立体的。这种多维度的空间, 不仅会提供某些物理对象或者物理事件的完美思维模型, 而且以同构的方式再现出理论推理时所需要的各个维度^[1]。汉字的表意特性, 使汉字都成为了阿恩海姆所说的这种“视觉意象”的符号。它的构形相对于线条结构的音素文字而言, 是一种立体的结构, 因而所储存的信息便于通过视觉和大脑进行丰富的联想或者直观的形象。比如: 止戈为武, 其意象让人仿佛看见士兵肩扛长戈, 脚迈大步走向战场的威武形象(另一说为: 阻止、平息干戈曰武)。同时, 它不仅仅只是音义之间结合表达概念的抽象符号, 更重要的是它以其具象特征为主体阐释提供了多种维度, 其意义具有潜在性或超含义性, 比如: 婚字是个形声字, 从女, 昏声。从女, 强调“妇家也。”昏声, 声符除了表示读音, 还表示了一种社会风俗: “礼, 娶妇以昏时, 妇人阴也, 故曰婚”^[2]古代婚姻的婚字, 源于在黄昏时举行婚礼, 因此, 昏字即表音, 又表意。汉字这种“视觉意象”的功能, 使用形体或直观表意、或曲折表意, 从而使汉字形体在表示意义的时候同时具备了多方面的审美特征。

一、图形性

汉字是由史前人类曾经创造出来的若干记事文字之一的文字画发展而来的。文字画是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性质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它是人类早期文字发生的起点和发展的轨道, 无论是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还是中美洲的玛雅文字, 都是以图画为其基本的体态。以图画记录和传输信息, 其中包含了一种最质朴的思维定势, 即以人工营构的视觉形式, 直接对应意义内容, 而无需通过任何媒介去实现两者的对接。从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中不难发现, 这种思维定势不但在汉字发生之初即凸现于汉字的体态, 而且在汉字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左右着汉字体态的发展, 使汉字始终具有图形性的特征。

以“礼”字为例, 其字形源流为:  甲骨文  金文  石刻篆文  简牍文  说文小篆。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 下部为豆, 豆是古代盛肉食的器皿; 上部或为两串玉, 或为堆起来的供物。篆书从示从豊,

豊亦声。豊字的字形直接来自甲骨文，下部为豆，上部为两串玉，古时祭神用玉，加示，表示礼是与神灵祭祀有关的活动。六国古文（简牍文）有礼字，从乙得声，隶变为礼。楷书中禮、礼互用，今以礼为禮的简化字。礼字的结构意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由此可见，从殷商古文字到现代简化字，汉字的演变从未真正越出源自图画的衍形轨道。

汉字图画性的特征，使汉字在体现一个词义的时候，不仅有读音能够表示词义，而且还有一种视觉意象同时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人们能够依据视觉意象在脑海中直接感受词义。比如：炅，上日下火，见到这个字，脑海中就会出现光亮和热的意象。牧，从牛从手持杖，见到这个字，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牧童放牛图。汉字的这种图画意象，使得汉字不仅仅是音义结合表达概念的抽象符号，更重要的是它以其图画具象的特征，为主体阐释提供了多种维度，使人们在使用汉字时，能够借助多维度的形象思维更好的理解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并且同时感受到概念意义所具有的潜在性或超含义性。比如“安”字，其字形源流如下：

 甲 388  佚 992  佚 847  尊  格  伯  簋  陳  猷  釜  古  陶  馬  盟  書  睡  虎  秦  簡  說  文  小  篆

这些安字，都从女在宀下，表示一个女孩子独自坐在深屋里，会意为宁静义。但是，在具体使用时，安字却从不同的维度体现出不同的意象。在“坐立不安”中表示“安定”义；在“安于现状”中表示“满足”义；在“转危为安”中，表示“平安”义；在“安身立命”中表示“有着落”或“有所寄托”义；在“安步当车”中表示“慢慢地”义；在“安分守己”中表示“老实规矩”义；在“安详”中表示“从容”、“稳重”义；在“安眠”中表示“熟睡”义；在“安排”中表示“有序”义；在“安放”、“安置”中表示“置放”义。这些不同的意义，如果与字形意义联系起来分析，都与作为本义的“宁静”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汉字具象的这种多维度引申，使得汉字“一字多义之同时合用”现象极为普遍。因此钱钟书《管锥篇·论易之三名》中说：汉字直观之特点，尤其能够表达人类“心里事件”相反相成之理。在诠释具有视觉意象功能的汉语文字符号的语源时，必须考虑到其形象暗示的东西，才不至于破坏其意义的整体性。

汉字图画性的另一个特征，是汉字的图画性使得汉字具有影像动态的优点，见字犹见物像。美国学者芬诺罗萨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一文中说：“吾侪读中国文，恍如目击事物之思想，而非将若干心中之号码，左搬右弄也。”他举例说：“设吾探首牖外，注视一人，此人猝然回首，凝瞩一物，吾再审视，而知其目光所集者为一马。若是，则吾之所见，第一为此人在未动之前，第二为此人在方动之顷，第三为其动作所抵之物。此动作及此动作之影像，本在一刹那间连续无间，而吾人宣之于言，则裂之为三部、或三节，而依其原序排列，故曰 **man sees horse**（人见马）。此三节、或三字，不过为三个音符，代表自然历程之三项目而已。然此思想上之三段落，又可用他种符号指示之。此符号，其随意假设与前同，惟不以声音为基础，如中国文“人见马”三字是也。……中国文字固不仅随意假设之符号而已也，盖基于自然界运施之速记图，而栩栩欲活之图也。……实随自然之暗示。试即上文所举三字观之，（一）人字，像此人张二腿而立，（二）见字，像此人眼在空中移动，示眼下有腿奔走之形，此眼、此奔走之腿，固为变真之图画，然亦足使人一见不能忘，（三）马字，即此马挺四蹄立。此等记号，不独能唤起思想之影像，与音符字有同等之效力，且其唤起之影像，实更实在，更生动。之三字也，皆有腿者也，皆栩栩欲活者也。吾尝谓此等字之集合，实带有影戏性质。”^[3]这个例子，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汉字的因形示意、意寓形中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汉字字形与意义之间的影像连接，使汉字在表现意义时体现出一种可以会意的动感。

汉字图画性的第三个特征，是词义寓于字形中，“虽其音屡讹而其形不变，即千百年之后，无不可复读之忧。”日本学者山本宪对汉字的这个特点赞叹不已：“凡同文之国，不论其语音如何悬殊，皆可籍文字以通意思，毫无障碍……”^[4]

为什么会这样呢？汉字的造字，传统有“六书”之说。以“六书”归纳造字方法，虽不尽合理，却也反映了汉字造字创意的复杂性。其实，“六书”之中，本有层次的差异，在造字构形这个层面上，“象

形”一法无疑是最基本的,“指事”多为在象形符号上附加表达抽象意义的点画,“会意”、“形声”则是两个以上象形符号的组合,“假借”则不过是在“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中选择替身。至于“转注”,依目前文字学研究的认识,则可不加讨论。由此可见,汉字的造字构形,其基本原则乃是象形,其基本因子则是象形符号。何谓“象形”?“随体诘屈,画成其物”是也,可见造字构形与描绘图画的内在联系。这种情况虽发轫于汉字体系的创造时代,但在后世演化中亦未发生本质的改变。^[5]正因为如此,汉字字义可以通过图形而独立于语音之外,比如“杲”字,可能有人不会读其字音,但通过字形的“日在木上”,也可领会日出、明亮、高远这类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朱德熙先生说:“要是孔夫子当时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今天读他的《论语》,恐怕一句也读不懂。”^[6]唯因汉字的图画性,我们今天才能很容易地利用汉字阅读三、四千年前的古书,并可随时利用那时人的名言、术语和成语,一点没有隔阂的感觉,这是人文史上的一项奇迹。

二、隐喻性

隐喻能产生美感,而文字本身,就具有隐喻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

所谓隐喻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谈论的“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这种隐喻字应该属于语言修辞技巧方面的问题,即修辞手法中的暗喻。比如“花的海洋”,“落后和贫困这两座大山”等等。与此类同的隐喻,在汉语中还有利用同音字,或利用一字多义的特点,在语言中形成一语双关的效果,以及体现汉字益智性的谜语度词,体现共通性的歇后语等,确实能在文字的使用中产生隐喻的效果。比如,“东西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的“晴”字,谐音“情”字。“织块丝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中的“丝”字与“思”字谐音。这种谐音双关的文字巧妙使用,增添了词义的隐喻性,使语文应用妙趣无穷。再如,我国传统的谜语度词,象“挟泰山以超北海”(猜人名——岳飞),“长嫂似母”(猜人名——管叔)等,更是依靠文字的形音义,发挥其隐喻性的功能,达到益智娱乐的目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种隐喻,已经脱离了汉字形体的话题,在这里可以姑且不论。

我们所说的文字的隐喻性,是就汉字形体本身来讨论的。汉字从形成到如今,服务于人类社会,历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具体应用中不断被丰富和完善,由本义到引申义,到假借义,它的内涵始终与外形相联结,浸润了太多的历史积淀,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人类文化因素,使得一个字往往就是一部隐喻的历史的动态画卷。比如:“祖”字,其字形源流为

𠂔 𠂔 甲骨文 𠂔 𠂔 金文 祖 陶文 祖 说文小篆

在这些字形源流中,甲骨文和金文的第一个字形作且,象男性生殖器之形,是“祖”的本字。我们可以从且字构型上发现原始父系时代,男性生殖器崇拜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且的最初意义应该就是这种崇拜的神主,这一点已经被考古资料所证实。甲骨文的第一个形体和金文中的多数形体,都在且旁加示表示祭祀,从而祖字由生殖崇拜发展为祖先崇拜,故许慎《说文》释祖为“始庙”,即奉祀始祖之庙。由祭祀祖先的宗庙,引申指祖先。祖是人之始,又引申出初始、本源义;由初始、本源引申出开国君主义。由先祖引申出事业或学派的创始人义;引申出学习、效法义;再引申出熟悉之义。可以作祭祀的名称,还可假借为姓氏。由此可见,一个汉字的意义引申,可以包罗不同时代的人文因素内涵,并且这些内涵与字的形体紧密结合为一体,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体现出不同的内容,其隐喻的意义昭然可睹。“祖宗”中的祖,一看而知是对一个家族前辈的尊称:祖,始祖。宗,继祖者。而王维《齐州送祖三》:“祖帐已伤离,荒城复愁人。”中的祖帐,在这个语境中,不会被理解为祖先,而是指古代为出行者饯行时所设的帐幕。再如玉字,词典上都释为“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但在“王欲玉女(汝),是用大谏(深深的规劝)”(《诗经》)中,玉字被引申为“宝爱”义,这样,玉字的含义,就由物质文化转到精神文化方面去了。

玉字的字形源流为

丰 粹 12 丰 乙 2327 王 縣妃簋 王 古陶 王 先秦貨 王 古幣 王 包山楚簡 王 说文小篆

甲骨文的字形，象三玉之連，中间的丨，是貫連玉石的线。金文以后的字形皆写为王。从新石器时代起，“石之美”的玉就为人们所重视，《说文》列举了玉的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尊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不仅如此，早在西周，玉就成了政治权力的象征：天子执玉版，诸侯执珪。群臣进见国君，在佩玉步行时得有节奏声，又用玉来祭祀神或殉葬，甚至服食玉屑以求长生不老。显而易见，玉是物质文化方面的东西，但其作用却转到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方面，并据了重要地位。一块和氏璧，价值十五座城池。那不是商品价格，而是政治文化制度上特殊的价值了。玉的用途渗透到上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在军事斗争、外交斗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刘邦赠送给项羽白璧，表白自己心地纯洁（白璧无瑕），希望项羽以诚相待；又赠送给范增玉斗（暗寓“肚大能容”）一双，向范增示敬。而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是环形而有缺口的佩玉，举玦示意表示决裂、断绝之寓意），用玦传递信息。玉器在这里展示了深层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博大的华夏文化背景。上述这些语境中的玉字，都很好地体现了其隐喻的特点^[7]。

汉字的隐喻性，还体现在合体字的构造方法上。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组合而成，通过联想而产生意义，这就使汉字具有了二元或多元性，从而增加了汉字的隐喻功能。文章开头我举的例子“武”字，从戈从止，“止”有脚和制止等多个意义，用来会意武字，就可产生两方面的意象，一是持戈前进的意象；一是阻止干戈、平息战争的意象。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故许慎《说文》释义取第二个意象：“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这种隐喻的产生，主要来源于想象。

三、联想性

汉字的图形性功能、隐喻性功能，使汉字具备了激发人的灵感、潜意识和想象力的特质。汉字由甲骨文向楷书体态的发展，由象形到形声结构的进化，使得想象和联想在汉字的应用中越来越重要，从而使直觉思维、形象思维得以扩展，使汉字如芬诺罗萨所说“区区一词，义蕴充塞，有如饱孕，有如满载，其光彩富于中而溢于外云。其在中文，几乎每一字皆积贮此种暗示之能力。”^[8]

比如“斗”字是个象形字，其造字具象是一种有柄的量器，（𠂔秦公簋 𠂔土匀罍 𠂔 古陶 𠂔睡虎秦简，）可作酒器，也作容量单位，一斗十升。但是古人在观察北方星群时，把七颗星联系起来想象成斗的形状：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颗星状如斗身，玉衡、开阳、摇光三颗星状如斗柄，从而把“斗”用来指称上述七星，叫做北斗七星或北斗；再进一步又引申为星星的通称，如构成“星斗”这样的复合词。出现“满天星斗”和“星斗呈祥”这类的成语。“星斗”既是古代天文学上的专用名词，也是文人笔下的常用词，如李白便有“满天星斗落江寒”这样的诗句。“星斗”的意义是联想出来的，当人们使用这一联想意义的时候，一般不去理会“斗”这一语素原本的概念意义了。

联想往往是多向的，大量汉字的产生，都是通过多角度的联想而生成。比如由“从米在斗中”（《说文》）会意而构成“料”字，便交织着另向的联想。“斗”的原始意义是以逻辑为基础的概念意义，生成“料”字则交织着以经验为依据的联想意义了。概念意义具有封闭性特征，联想意义呈现开放性意义特征，开放性特征使汉字的生成不断拓宽新的园地，从而产生更多的新字和新词。比如“玉”的概念是“美石”，人们由美石联想为美好，于是以“玉”为意符的“珍（珍贵的人或事）”字，“珠（蚌壳内所生的珍珠）”字，“琤（珠玉的光彩错杂）”字，“璨（明亮）”字等等许多新字就成批的产生了。除了意符，声符也可以产生联想，“珮”字，是佩戴的玉石饰物，形符与声符同时表义。发出此字的读音，可联想到佩带一义，看见形符玉字，会意出玉石饰物。再如丝部字本来都与丝有关，象“绪（丝的头）”、“统（把一束丝头聚合起来）”、“维（系物的大绳）”、“绝（把丝弄断）”、“约（绳索）”之类就是这样。但是古人常常从丝织品上看到染上的各种颜色，由此而产生联想，创造了许多从丝而又与颜色有关的字，如“素”、“红”、“紫”、“绛”、“绿”、“缙”等等，都是通过经验为依据的联想而创造出来的。由此可见，汉字的发展，就是这样依靠着联想的方式生成，以适应汉语词汇日益丰富的实际需要。^[9]

另外人们接触到一个新词时，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感觉和联想。可能是对这个词所反映的客观指标对象做出的反映，也可能是对词身上所溶铸着的主观色彩所做出的倾向性态度，还可能会因为这个词在

与左邻右舍的各种词义关联中所赋有的不同身份特征而受到影响。“武，止戈为武”，是就它的本义而说。稍作引申，“武”又通指军事、技击、强力之类事情。“武”从止，故义重于“止”时又有接踵，脚步义：“及前王之踵武”（《屈原·离骚》），“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国语·用语》）。上面两种义都属于“武”较初始的意义。“武”的表义范围并不限于此，人们对军事、技击、强力之事的赞美又可引申出“武”的勇猛、威猛之义，在“武威”、“武烈”、“勇武”中这种情感都十分显露。而且它已渗透在人们对其它事物的评价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对“马”的解释上。“马”本是一种动物、家畜，由于它的雄健勇力，人们对它倾注了喜好之情，以至在《说文》对它作解释时，竟丝毫不顾及它的生理特性，释为“武也”。“武”表达的正好是人们对雄健勇力的赞美而引申出的崇扬之情。但这种情绪也会发生变化。在“偃武修文”的儒教环境中，亦文亦武，文武兼备才是最高的修养境界，故“武”在“武夫”、“武断”、“武攻”中都慢慢地引申出“简单”、“粗野”、“残暴”的意思。对“武”的所有这些意义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它们有的是原始义，有的是派生义；有的是对客观事物的指称或某种观念意识，有的是附加在这之上的一种情感；有的与字形有直接联系，有的只与原义稍有关系；有的可以独立存在，有的则要依赖于词素的组合，或语句的搭配^[10]。这些联系都离不开想象和联想的维系，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汉字的产生和构成，还是汉字的使用，联想都是汉字的一个主要的特性。

参考文献

- [1]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第五章.
- [2] 参见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第一版. 259.
- [3] 转引自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 辽宁.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27.
- [4][6][8] 转引自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 辽宁.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32-136.
- [5] 刘志基. 汉字体态论[M]. 广西. 教育出版社, 1999. 68-70.
- [7][9] 参见许威汉. 汉语文字学概要[M].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 36.
- 参见雷汉卿. 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第一版. 70.
- [10] 参见苏新春. 汉语词义学[M].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30.

Aesthetic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QIN Jian-wen

(Chinese Department, Qujing Normal College,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 The fe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meaning denotation enables Chinese characters to become signals of “visual imago”. The structures and shapes are solid comparing with liner-structured phoneme characters.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brain to make association of ideas or direct imagination by using the carried in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visual senses. So, the forms and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not only denote meaning, but also have many aesthetic features as well. The aesthetic features mainly are graphic feature, metaphor feature and association feature.

Key words: form and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esthetic feature; graphic feature; metaphor feature; association feature

收稿日期: 2003-5-13

作者简介: 秦建文 (1958-), 男 (汉族), 云南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目前在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做访问学者。